

名师讲语文

于漪 刘远 主编

语文出版社

褚树荣

讲语文



看他開口處
笑底盡珠璣
做白石翁主



名师讲语文

于漪 刘远 主编

语文出版社

褚树荣

讲语文

褚树荣 著



看他開口處
笑底盡珠璣

做白石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褚树荣讲语文 / 褚树荣著.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7.12

(名师讲语文 / 于漪, 刘远主编)

ISBN 978-7-80184-958-8

I. 褚… II. 褚… III. 语文课—教学研究—中学
IV. 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2307 号

褚树荣讲语文

褚树荣 著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E-mail: ywp@ywcb.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29.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褚树荣 浙江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宁波大学课程教学论专业硕士生导师，曾接受中学语文学科骨干教师国家级培训。在《语文学习》《中学语文教学通讯》《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等刊物发表文章50余篇。曾领衔主编《新课程名师创新教学行为访谈录》《假日活动教程丛书》《新课程语文教学设计》《古诗文阅读与拓展》《话题作文T型台》，独立编著《教室的革命：语文主题活动新探索》《高中阅读教例剖析与教案编制》《古诗文阅读新视点》等语文教育教学类图书。

《名师讲语文》丛书

- 蔡 明讲语文 (2007年8月出版)
- 胡明道讲语文 (2007年8月出版)
- 李卫东讲语文 (2007年8月出版)
- 赵谦翔讲语文 (2007年8月出版)
- 程红兵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 程少堂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 褚树荣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 邓 彤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 黄厚江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 李海林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 李胜利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 陈 军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 肖家芸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 严华银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 尤立增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 余映潮讲语文 (2008年1月出版)



序

在我国古代，对教师职责最权威的论断，无疑是唐代著名散文家、教育家韩愈的那句名言：“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在那个时候，道传得深刻，业授得扎实，惑解得透彻，因而在施教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便成了“名师”。到了近代，我国传统教育的精髓与从欧美、日本等国家引进的新的教育学说相互沟通、交融，对于“教师”角色的定位又有了新的更科学的认识，对于“名师”的要求也有了新的内容和标准。

我国历来重视师道的传承关系。所谓“名师出高徒”，短短五个字，道尽了师徒关系的全部奥秘：要被承认是“名师”，必须要有实绩，必须要能用科学的、有效的方法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高徒”来；“名师”与“高徒”之间，前传后承，关键在一个“出”字，怎样才能“出”，怎样便不能“出”，现代教学法的精髓就在于努力探求这“出”的规律和“出”的艺术。

说到“传承”，还有个方式和渠道的问题。先秦时代，万世师表的孔子，留下了一部《论语》。世上有“课堂实录”，在中国，最早恐怕就是这部《论语》了。到20世纪，这种教学实录也还流行并有所发展。如梁启超20年代在东南大学作长篇讲演，其讲义经听讲人记录后成为了他唯一的一篇论述中学以上语文教学问题的重要论文：《论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后来，夏丏尊、叶圣陶曾经应邀到上海广播电台就阅读和写作问题作了几次广播讲座，讲稿后经整理便成了他们合著的《阅读与写作》。这是现代传媒第一次成了传播语文教学经验的渠道，这也是现代版的“名师讲语文”之一例，那已经是20世纪40年代的事了。

改革开放以后，最早通过课堂教学实录传播“名师讲语文”的，当推华东师大教育学教授瞿葆奎领衔主编，1980年3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优秀语文教师上课实录》。出版之后，立即风行全国。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教育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各种以“优秀教师”“特级教师”等“名师”名义编辑出版的“教学实录”“教育文库”“名家丛书”等纷纷出版，与各种讲习活动和竞赛活动相配合，掀起了一股向“名师”学习的热潮。其中以江苏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7月出版的“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丛书为代表，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名师”读物的基本格局。因为标明是“教学思想录”，所以每位特级教师的介绍都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特级教师”本人“夫子自道”，详尽地讲述自己对语文学科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以及自己从事语文教学实践的基本经验（即编者认为的“教学思想”）；



第二部分是精选一篇课堂教学实录，具体展示这位特级教师的课堂教学实况，便于读者从“实况”中进一步领会这一位特级教师是如何把自己的教学思想付诸实践的。这显然是在瞿编本“上课实录”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不过，“名师”具有历时性，累代“名师”，都反映出他们所处时代的风貌和特色。就20世纪而言，第一代“名师”，工于文史的，就有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鲁迅等等；第二代“名师”，就有黎锦熙、胡适、陈望道、夏丏尊、叶圣陶等等；第三代“名师”，就有张志公、张中行、向锦江、冯钟芸、张毕来、刘国正等等；到了第四代“名师”，便有斯霞、于漪、霍懋征、钱梦龙、沈蕙仲、章熊、鲁元等等。以上只是举其荦荦大者，碍难尽述。如今是第五代、第六代了。对于这些新生代的“名师”，该怎样通过新的传媒和新的编著来传播他们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经验呢？教育部语文出版社特别策划了一套《名师讲语文》丛书。其“特别”之处主要表现在：

一、选录的都是新生代的语文教学“名师”。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正是新一轮课程改革有力推进的历史阶段。在这新的历史阶段，必然要涌现出一批新的、在改革过程中搏浪前进并作出新贡献的教学“名师”。对于新的课程改革，新的语文课程标准，以及根据新课改精神和新课标要求实施语文教学，许多语文教师感到困惑，感到无所适从，这些新生代名师会结合自身体验给他们解惑的钥匙和指路的明灯。

二、结构新颖，内容丰富。该丛书拟出20册，每位“名师”一册，具体书名是《×××讲语文》。每册由四大板块（现今“板块理论”大流行）组成。第一大板块是“我的语文人生”。这一板块，我特别赞赏。前几天，我收到属于第四代“名师”系列的挚友福建省语文特级教师陈日亮先生的一部新著，书名赫然是《我即语文》！他认为语文教师，除了会教语文以外，他的一言一行都应该在语文运用方面堪为典范，语文教师的人生应该是与语文结缘的一生。这大概就是语文出版社诸公此番策划《名师讲语文》时设计第一讲为“我的语文人生”的根本意图。第二大板块是“我的语文理念”。新一轮课改十分重视教育教学理念的更新，那么，新生代的“名师”讲一讲自己的“语文理念”，讲一讲自己对语文和语文教学的认识，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第三大板块是“我的语文实践”，就是以实录的形式呈现原生态的课堂教学过程和内容，再加上主讲者自己的“反思性和说明性”文字，这就同瞿编本和苏教本又有所不同了。更具新意的是第四大板块“我的教学语录”，这是以往任何一种“实录”“文库”“丛书”都没有的，就是新生代的名师，以条目的形式汇集自己富有个性色彩的教学言论。我希望这些语录，至少主要部分应该说得既符合语文和语文教学规律，又确确实实富有个性色彩。

我们期待这套新的丛书能以新世纪特有的风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顾黄初

2007年5月22日于扬州瘦西湖畔

目 录

我的语文人生

理想的守望·····	(1)
数简隐书忘世味，半瓯春茗过花时·····	(1)
用一棵树去摇动另一棵树·····	(2)
教得准要比教得好重要，教什么要比怎么教重要·····	(3)
呆磨不切菜，何以见婆婆·····	(5)
关于家园的记忆·····	(6)
故乡诗话·····	(6)
重回兴梵寺·····	(11)
人在旅途·····	(12)
沙柳尽含烟·····	(12)
像树那样生长·····	(19)
雪山·····	(34)
追寻生活的诗意·····	(38)
寓言新编：寻师记·····	(38)
贵州支教赋打油诗一组·····	(40)
南京带徒回甬途中赋打油诗一组·····	(44)
听《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课有感·····	(45)
教研工作赋打油诗一组·····	(45)
我思故我在·····	(46)
我的两个世界·····	(46)
教师就是课程·····	(47)
优秀语文教师 = 理想主义者 + “书呆子” + “孩子王” ·····	(49)

我的语文理念

关于语文教学的探索：摸着石子过河·····	(50)
-----------------------	--------

阅读与写作：两支沉重的翅膀·····	(50)
寻找意义的世界：教师首先是一个研究者·····	(64)
置身现场：发挥教学情境的审美功能·····	(69)
回到现实的土地：谈随机和预设·····	(73)
关于语文课程改革的思考：语文教学要两条腿走路·····	(77)
审视和追寻：语文教学改革要从课程入手·····	(77)
同一条起跑线：来自新课课程标准的挑战·····	(83)
贵在参与，重在过程：关于语文主题活动的对话·····	(85)
理想与期待：语文课程评价的展望与尝试·····	(91)
建设理想的语文教材：课程教材化、教材教学化·····	(96)
走向综合：新课改背景下的作文教材的探索·····	(96)
文字、文章、文化的三重追求：关于文言文教材编写·····	(103)

我的语文实践

教学主题之一：深入语言，体会美感——《荷花淀》教学实录·····	(108)
教学主题之二：情缘事发，理因情生 ——《一碗阳春面》教学实录·····	(116)
教学主题之三：思维是最美的花朵——《卖油翁》教学实录·····	(123)
教学主题之四：多向开掘，穷极其里 ——《〈宽容〉序言》教学实录·····	(131)
教学主题之五：文字、文章、文化三结合 ——《庄子寓言》教学实录·····	(140)
教学主题之六：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文言文仿写实录·····	(147)
教学主题之七：经典重读——描述与评论教学实录·····	(159)
评课主题之一：课堂里的教师·····	(169)
评课主题之二：课堂里的内容·····	(174)
评课主题之三：课堂里的效率·····	(181)
评课主题之四：课堂里的方法·····	(188)
评课主题之五：继承和创新·····	(196)

我的教学语录

我的教学语录·····	(211)
-------------	---------

理想的守望

数简隐书忘世味，半瓯春茗过花时

浙东流行一种习俗，孩子五行不全，便可用名字补救。鲁迅先生说闰土五行缺土，故以“土”名之。47年前有个云游的算命先生，说我五行缺火少木，一生命途坎坷，必须取名补救，从此，“树荣”这两个汉字就在最困难的年代沿袭最传统的方法做了我的符号。

先天不足，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新三级”（相对于“老三届”）的共同遗憾。赵树理创造的“吃不饱”“小腿疼”等文学形象都产生于那个年代，可见60年代出生的人有一种先天的集体的营养不良症。在智力亟须物质催化的时候，面包没有，黄油没有，牛奶也没有。虽然我后来恶补精神食粮，到如今仍然只是中人之资。读中学时我进了遵照毛泽东“五七”指示办起来的“五七”学校。一年在山马坪之巅，那是宁海县一个著名的茶场，我们学会了砍柴、采茶、烧制砖瓦；一年在旗门港之滨，时不时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时候，办个“大批判”专栏，弄些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帖子”。“综合实践活动”（姑妄提前名之）丰富多彩，生存能力大大提升，但精神上确实营养不良。“忽如一夜春风来”，说是可以考大学了，于是我便懵懵懂懂地背地球的“公转”和“自转”，背“物质决定精神”，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功夫不负有心人，1978年，宁海县一市小学那棵浓绿的柚子树旁的短期集训，使我的学籍加入到宁波师专中文科。回想起来，我感激那些老师，在那个最单调贫乏的岁月里，他们仍然向我展示了硕果仅存的一点文化知识。他们没有职称，没有头衔，有些还是代课教师，他们手沾黄土，裤腿高卷来给我们上课，他们那么纯朴、认真，煞有介事（不是贬词），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我知道我二十多年来，能在学生身上一如既往地倾心投入，这种精神的源头就在这些人身上。宁波师专那个偏僻的教学点，有着相当优雅的环境，九龙山翠竹连绵，象山港波涛起伏。老师都是地方硕儒，书籍散发油墨芳香，先天不足后天补，我的读书生活正式开始了。后山竹林有我们固定的读书场所，阅览室常有书包先于主人抢占位置。赫尔岑说“图书馆是思想的公开餐桌，应邀者围桌而坐，各自寻觅所需的食物”，正是我们那时候的真实写照。读那些成套的全集或丛书，类似于吃



西式大餐或满汉全席；读那些争相传阅的复印本或手抄本，则犹如随意小吃或街头点心。正当窥见读书门径，思想开始发育时，师专生活便告结束。我来到宁海沙柳，成为一名教师。

据说后魏宣武帝曾问博士李先：“天下何物为最善，可以益人神智？”李先对曰：“莫若书籍。”读书是我的一贯爱好，如今又为人师，更要神智清爽。天性如此再加功利驱动，读书便成了日课。大学毕业的最初几年，我仍然保持着一个学生的自学习惯，除备课上课外，其余时间都有一张读书时间表。陆游有诗云：“数简隐书忘世味，半瓯春茗过花时。”及到今天，我仍然保留着手不释卷的习惯。在知识和经济双重饥荒的年代，我能够攥着三元钱步行五十里去买《中东历史》和《非洲地理》；在资信发达传媒普遍的今天，我有一次花几千元淘书的“壮举”。有史有论，宜读宜教，坐拥书城，盼顾自豪。所读的书慢慢地驳杂起来，从备课资料到教学艺术到课程理论到教育思潮，从语文到到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我的精神世界也逐渐丰富多彩起来。书，不但拓宽了我的生命时空，也充盈了我的教学时空，一个个理性世界和情感世界不断映现在我的教学中。我庆幸二十多年的阅读使自己成为一介书生，也努力让学生喜爱阅读，最后变成书生。现在有句名言说：“教师就是课程。”言下之意，教师不仅是课程的实施者，也是开发者、建构者、评价者，教师也是课程的一个要素。但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教师首先是一个阅读者，首先是一个书生，首先是一本可供学生阅读的活生生的大书。

用一棵树去摇动另一棵树

从来没有想象过这样一个镜头，十五年以后，自己能坐在崇拜的老师面前不谈学习而谈心，这对我来说是何等的奢侈啊。十五年过去了，我才知道您还是那么地关心您教过的每一位同学，尤其是我。如果现在还没碰到您，我还真不知道有这回事呢。想当初我们已经因为有您这样出色的班主任而感到自豪了，现在就更会因为有您这样兄长般的关心而感到温暖了。谢谢您，褚老师！

这是毕业已经十五年的学生陈亚玲在上个学期教师节发给我的电子邮件。每当节日来临，我总能收到很多这类贺卡和信件，有的来自已经毕业十多年的学生，有的来自曾获得过我的帮助的青年教师，有的来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朋友。许多生活的沉积被光阴淘洗，但这种师生间、朋友间的真诚的问候和对话，我一直视为至珍。这种情感之所以能超乎功利、穿越时空，无论何时何地总能和自己的教育历程和生命连接在一起，是因为我时刻提醒自己：自己首先是一个普通的人，然后才是教师；自己所从事的教育是师生生命共同成长、彼此完善、一起升华的过程，而不单是知识授受的过程。“长江后浪推前浪”，多少届学生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无论在做班主任还是任课教师，我总是让那些家境贫寒的学子感到班级的温暖，让那



些学习困难的学生保持一颗自信的心，让性格孤僻的人融入群体变得开朗。我时时告诫自己，关爱的目光要更多地投向那些相对弱势的群体。在社会公正不断受到有良知的学者批评的今天，学校应该是这个社会仅存的净土，应该是孩子们享受公正的天堂，教师在孩子心灵中应该是公正的化身。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应该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语文教学的灵魂所在。对天资优异的学生，我则更注重发挥他们的潜力，规范他们的品行。我一直认为，教育教育，教要规范，育要爱心，这应该是教育的两个最基本的内涵。只有爱心而没有规范，爱心可能成为纵容；只有规范而没有爱心，规范就是压制。教育就是发掘课程里的人文因素、精神火种、价值导向、思想萌芽去影响，去规劝，去要求，去熏陶，去提升。所以，无论做班主任还是任课教师，我总是把教会做人放在教育的第一位。特别是在师生关系产生新变化的今天，我仍然没有放弃语文的教化功能，仍然相信“孺子可教”，仍然在不太理想的大语境中“知其不可而为之”。在这方面，我认为语文教师要有“乌托邦”精神，要有做“精神导师”的勇气。有时候，我会恨铁不成钢，我会金刚怒目，但潜意识里我把自己视作学生的兄长，这确实是顺乎天性、发诸真情。多少年过去了，我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我在努力铺垫他们的精神底子。“用一棵树去摇动另一棵，用一朵云去推动另一朵云”，这是我的一个学生在贺卡上对我的评价，也是我用以自勉的箴言。

教得准要比教得好重要，教什么要比怎么教重要

1984年，我去参加浙江师范大学的中文本科函授入学考试，遇一秃顶老者，也来应试。我大惑不解，事后问他何苦如此。他笑着对我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老先生名叫孙德，教龄快满四十，还来“继续教育”。那时我的教学还未上路，急于求人指点迷津，便问起语文教学的真谛来，不料孙先生正色道：“我积三十六年教学之经验，语文教学先不要奢谈‘好’字，要教得‘准’就难极了。”老先生的“准”字，不啻一记棒喝，给我极大的震撼。“准”就是真，就是信，就是不走样、不夸饰、不歪曲、不自以为是，就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古代人强调“术有不可不慎者”，现代人标举“教书育人”“科教兴国”，可见教书是件大事，也是难事。再说我不是口吐莲花处变不惊的语言高手，也不是举手投足就能传情达意的表演天才，所以只能二十几年如一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同行的课多学习，前辈的话多聆听，专家的示范多观摩。当时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三门中学语文组真是群英荟萃，方绮琴、董承理、王保全等一批各有擅长的语文老师影响着我的教学，同样是省一级重点中学的回浦中学校长郑郁先生是省里最年轻的特级教师之一，他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适合于校本教研的土壤。在那里，我度过了我的黄金岁月，也取得了教学和教研的双重收获。近年来，我有幸参加了浙江省“跨世纪”语文骨干教

师培训班，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全国中小学骨干教师的国家级培训。从专家、学者、同行那里汲取理论营养，接受教学经验；从课程的高度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反思和批判。对语文教育的理性关注使自己对本学科的性质有了心得，博览群书的习惯使自己的课堂有了容量，认真踏实的备课使平常的教学多了创见。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回顾语文教学追求，可有三个阶段。上世纪90年代初，注意的是教学艺术层面的东西。90年代末开始自觉关注理论，有意识地用理论指导教学，努力追求以语言教学为中心，以培养语文能力、提高人文修养为目标的教学特色。“语文姓什么？”尽管专家众说纷纭，但我始终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表述超过《语文课程标准》，语文教学就是要抓“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言语教学，是途径是手段，“两个基本点”就是语文能力和人文修养，是目标，是语文课的价值所在。据此，语文课堂教学从语文学科的性质出发，应该实践六条原则：从培养语文能力看，教学要讲究主体原则，能力只有在主体意识苏醒的前提下才能够形成，也就是我要学，而不是要我学；讲究实践原则，即“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讲究开放原则，要“开窗放入大江来”，即立足课内抓落实，勾连课外求拓展。从提高人文修养来看，教学要讲究整体原则，即“七宝楼台拆不得”，注重教学过程的完整、育人效果的完善；讲究积淀原则，注重积累、渗透和沉淀，也就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讲究以人为本原则，注重人文教育、人性陶冶、人格培养、人情渗透。也许同本人在教学上的传统和保守有关，我总是非常注重课堂教学设计，在吃透教材、了解学生和明确教材特点的基础上，从教学全程到每一环节，从教学整体思路到局部层面都作出详细策划，探索行之有效的思路和方法，努力使课堂教学目标明明白白，教学环节清清楚楚，教学方法手段实实在在，特别注意学生的“双基”的落实（我甚至在高中还要进行词语听写）、文化的积累、思维的激发、见识的增长。在当下教育语境中，此举大有落伍之嫌，但我仍然乐此不疲。如果能称得上什么风格的话，“立足课内、勾通课外、小处着眼、大而化之”，就是上述理解的实践产物。进入新世纪，开始关注语文课程，意识到语文“教什么永远比怎么教重要”，语文课程的形态必须健全，语文课程的内容必须充实，语文教育必须两条腿走路。语文学科教学是语文教育的主渠道，语文主题活动是语文教育的另一条重要途径，前者是学科课程，后者属于活动课程，前者以吸收和继承为主，后者以实践和运用为主。语文综合性学习，语文实践活动，语文研究性学习，其实都是活动课程范畴里的语文活动。只有两者相辅相成，比翼齐飞，语文教育才能走上康庄大道。而且这一切，必须要提到课程建设的高度上来认识，而绝不是开展一点语文课外活动，或者在语文学科教学中加入一点活动性的内容就能奏效。



呆磨不切菜，何以见婆婆

“用书如用刀，不快须自磨。呆磨不切菜，何以见婆婆。”这是陶行知在上一世纪初批评语文教科书的话。去年年底，《中国教育报》套用陶诗，以《呆磨不切菜，何以见婆婆》为题，在“教师书房”版以头条位置，发表署名文章，推荐《语文主题活动新探索》一书。该文是用陶诗来评价语文主题活动的实践性本质，但如果借用该诗来形容教师的教研，也是恰到好处：如果只讲不写，只教不研，或者说研而不为教，研而不利教，那么教师终究和教学隔了一层，在专业成长的道路上慢了一步。同专业理论工作者相比，我们的研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学校就是研究中心，教室就是研究室，我们自己就是研究者，学生和教材就是研究素材。如果我说我在教研上还算小有成绩的话，这同我研究意识萌发较早是分不开的。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参加工作，就向省内著名语文专家求教语文教学与研究的方法。浙江著名特级教师唐承彬先生曾给我长长的回信，指点作文教学研究的方法。许尚枢先生是台州著名的藏书家，也是出道很早的语文教师，在阅读教学方面他曾来信指点过我。陆家祥先生是我函授时的修辞学老师，他来信告诉我学术研究要朝前看，不能朝后看，而且以“行者常至，为者常成”来劝勉我。今天，他们也许早已忘记曾给一个青年教师作过指点，但我却一直感念着他们给我的信心和鼓励。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在学术道路上帮助我的先生更多，记得当时省中语会会长卢瑞宝先生多次给我来信或与我面谈，鼓励学术研究，指导教学创新。在他的严格要求下，我多次在全省各地上公开课，作各种讲座，并在1997年到《语文学习》“优秀青年教师名录”专栏做客。浙江教育学院教授蒋成瑀曾对我们的教学研究作系统的辅导和点拨，组织我们对一些课题集体攻关。从他们身上，我不仅学到了研究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学到了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和“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敬业态度。在他们的熏陶影响之下，我养成了理论学习和实践反思的习惯，使日常工作和教学研究融为一体，形成了在研究状态下工作的职业生活方式。这样，编制教案不再是简单的备课，而是研究问题；教学反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顾”，而是思考、反省、探索和解决教育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的所有研究都立足于教学，立足于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这不是在教学之外搞“空对空导弹”，而是留心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并设法“定点清除”。问题就是课题，教案就是论文。这种“田野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源于教学，反过来又能指导教学。它的目标是优化教学，使教学在理性的状态下进行，在学理的层面上展开。它的研究范围逐渐拓宽，从课文的字词考证到教材分析，从教法研究到教学模式的探讨，从对教材编写的关注到课程建设的尝试，从课程实施的探索到教育评价的研究。这些虽然都是浮光掠影之作，但逐渐开始对语文课程作有距离的观照。研究的层次也有所丰富，教材分析是微观，教学艺术是中观，



课程建设是宏观。通过教学研究，我对教材的理解深入了，决不会照抄参考书；课堂教学有了创意，决不会人云亦云；自身的专业水平提高了，教学少走许多弯路；学术视野开阔了，不再像“瞎子摸象”。我一直认为一个专家型的教师，他的知能结构有三个层次，即扎实的专业基础、出色的教学艺术、深厚的理论素养；而且这三个层次能够彼此交融，上下打通。如果三关打通确属不易，那么，至少也要在某一个层次求得发展，再兼顾到其他两个层面。虽然本人努力尝试专业基础、教学艺术、理论素养三个层面的贯通，但至今自觉“任督不通”“天眼未开”。这有天资的因素，也有工作条件的制约。即使如此，教学和研究仍然是我最为关注的领域，教师和学生仍然是我感觉最为良好的伙伴，课堂和讲台仍然是我放飞理想的自由王国。“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除了教学研究，我别无选择。

（原载《中学语文教学通讯》2004年第5期）

关于家园的记忆

故乡诗话

说起故乡，总与山和海有关。

但故乡的山确实不算高，如果一定要与什么“名山”挂钩，那便只能这样叙述：天台山脉有一支脉叫四明山，四明山脉的余脉中有两座山，一座叫大昭山，一座叫笔架山，两山隔海相望。大昭山的西边、笔架山的北面就是我的故乡。故乡的海也实在算不上大。它不算东海，因为它在东海最里端的三门湾，甚至也不算三门湾，它只是三门湾最里端的一个小港，叫旗门港。

旗门港潮起潮落，大昭山云涨云消。

故乡就是旗门港湾里的小村庄，叫武岙。

我不知小村庄的历史。宁海早在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已经置县，但这个海边的小港湾那时可能还无人居住。虽然如此，对于能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诗意的人来说，这一带山水也是可讽可吟的。元代的宁海县丞黄晋卿就有诗曰：

地至东南尽，城孤邑屡迁。

行山云作路，垒石海为田。

蜃炭村村白，棕林树树圆。

桃源名更美，何处有神仙。

小村庄所属的宁海县地处浙江东南，依山傍海。历史上归属摇摆不定，直到上



世纪 60 年代，还在台州和宁波之间调整。虽然城邑屡迁，但风物依旧。黄晋卿看来是一个既关心民生又大有诗情的县丞。“行山云作路，垒石海为田。”他的足迹遍及山阿海角。那时的海边村舍都用牡蛎壳烧成的“蛎灰”刷白，山坡下、墙角边，棕榈树滚圆笔直。“厝炭村村白，棕林树树圆。”这正是我在孩提时候对故乡的印象。

早年宁海习惯按方位称乡镇，东岙属南乡，滨海靠山。光绪年间的《宁海县志》这样描述南乡：

沿海无常产，专恃网罟之利，逢鱼汛则出洋张捕焉。山僻，鲜可耕之土，
赖有桑林竹木，可收树艺之利。畜牧孳生，亦足以裕民财。

擅山海之利，先民们倒也自给自足。只要没有海潮台风，没有水旱灾害，没有海盗侵扰，日子是可以很太平的。不仅如此，乡贤们还常舞文弄墨，寄情山水。《宁海县志》里有“东洲八景”，描述的是东岙周边八处风物景色。我的老家即是东岙乡的一个村，村口就是港，登楼可见海。“东洲八景”中有好几处是与我老家相关的。其中第四景曰“笔峰插汉”：

离峰三起映台阶，亘古危然对户排。

拨雾明时无怪石，描云阴处有幽崖。

林深应育山中兔，尘净宁当古壁蜗。

安得如椽夸大笔，移将巨玩镇高斋。

笔架山就在老家的村子对面，隔港而峙。先贤们也许即景生情，望见笔架山云雾缭绕，幽崖隐现，归隐之念自然产生：世如林莽，那就做一只山中白兔吧；尘静如壁，那就不妨如蜗牛无为求生吧。我从记事起，就对高大、神秘的笔架山充满敬意和向往。老人们说，生活在笔架山周围的子孙们一定是文运昌隆的，因为某朝大宰相远望见笔架山，惊叹于山的神秀，曾下轿礼拜。又说有镇山的宝剑，谁能一口气跑上山去，便能得到这件镇山之宝。据说有一武将跑上山，看到宝剑已从地面出现，但他实在憋不住一口气，未能骑在宝剑上，只是拔走了剑身，剑鞘至今还留在山顶上。这样的传说使我想入非非，念小学时，我和一群伙伴花了一天时间，历尽千辛万苦上到山顶，认真地在柴榛草莽里、断壁残瓦间寻找剑鞘。结果当然是令人失望的。但少年很容易忘记不快，我站在山巅上，望着三门湾海岛星罗棋布，旗门港狭长如带，看到老家掩映在竹林树丛间，那时候，突然对美感和高度有了朦胧的感受。

老家的东边，就是旗门港的龙头山。乡人谓大昭山脉好似“龙身”，向东入海犹如“龙头”。隔港对面恰有一突出的山嘴延伸入海，形似老鼠，乡人谓之“老鼠嘴”，这“龙头”和“老鼠嘴”把旗门港拦腰紧锁，使旗门港与三门湾相通处显得狭仄而纵深。港内，形如酒缸，平时节风平浪静；港外，就是东海洋面，苍茫无际，岛屿沉浮，云诡波谲。“东洲八景”第五景“龙冈观海”写的就是“龙头”景致：

龙山首枕海天空，极目苍茫大造穷。

雨岸平收空谷水，扁舟迅载满帆风。



浮沉岛屿矗梁架，远近楼台叠市通。

破浪凌云如有藉，从与雷雨补元功。

我的记忆里，“龙岡”并没有先贤笔下如此惊心动魄的海天，也没有诗中神奇变幻的气象。那小山陡而不高，风光因时而异。春天野芳发而幽香，夏天碧水涨而鱼跃，运气好时还可见到海豚穿波跃浪。乡谚曰：“初三潮，十八水，潮潮退到老鼠嘴。”那时候大潮退去，“老鼠嘴”的底部都裸露于海面，我们就爬下“龙头”，沿礁下潜，捞上的牡蛎，犹如草鞋，我们叫它“草鞋蛎”。“草鞋蛎”肉身太大，生长时间过长，并不好吃，但我们既比水性，又比运气，看谁摸得多，摸到的大，乐此不疲。对海，我一直有一种亲近感，想来与儿时的情结有关。最近我带着读高中的儿子到旗门“龙头”重温旧梦，也正逢退潮时节，海水微黄，礁石依旧。孩子在我的怂恿之下，终于下了滩涂，东摸西挖，大呼小叫，略有所获，只是“草鞋蛎”、海豚之类在他看来已如童话般遥远了。

那时的家乡确是丰饶，让我们充满期待。就是读书放学后，恰逢退潮的话，背个鱼篓到滩涂上随便掏挖一阵，只要不挑剔，总能有所收获。要是开船出海捕鱼，收获更丰，我是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黄鱼、勒鱼、马鲛鱼、比目鱼、车边鱼、鲨鱼以及它们同类之间的细微差别的。明朝宁海县令王廷藩说得不差：

千山紫菜万山苔，叶叶轻帆四面开。

清夜船头声聒耳，成群石首溯潮来。

据说鼎盛时期，家乡曾拥有十八只白桐船。白桐船既是商船，又是渔船。在我的记忆里，渔船出海，无所谓鱼汛，一年四季，冬捕蚕虾夏网蟹，秋季还有桂花黄。说起桂花黄，大概是桂花飘香的季节，黄鱼是最肥美的。十多只白桐船风帆饱满，御风破浪，恰是“叶叶轻帆四面开”的情景。黄鱼又称“石首”，因它的头部有一个结石而得名。听父亲说起，大群黄鱼来时，声如蛙鸣，响彻一片。“清夜船头声聒耳，成群石首溯潮来。”此言不假，不需要上溯太远的日子，就在我念小学时，渔船靠岸，祠堂的天井用四张竹簟铺好，全村老少用“脚箩”挑黄鱼，倒在竹簟上，黄灿灿的，堆叠如小山，那可全是野生的大黄鱼啊。接下来是按“户口”（人口）或“工分”（劳动力）分鱼到户。各家各户，有的走亲访友分送黄鱼，有的穿山越岭到处去卖鱼，送不完，卖不光的，便剖膛撒盐，制成黄鱼鲞，常年食用。

农业时代，家乡人得天造之利，旗门港连接着东海。船作商用，自唐宋至今，已成生计旧习。据浙江电视台的《发现东岙》介绍，宋朝时，旗门港是一个重要的商贸港口，近者宁波、上海，远者朝鲜、日本，都有船只往来。直到民国初期，旗门港仍然停泊着远航的船队。老家虽没有豪门大户，但民风渐染，水路便捷，到上海、舟山、宁波、石浦等地做点生意，也才是几十年前的事。提起那时闯码头世界的经历，村里的先辈们仍然津津乐道。

除了渔船和商船在旗门港出没之外，还有落难的大臣、耿介的文人曾在这片海